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 五臣本作夭 妄者 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 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夭妄而死 此皆兩失其情請 五臣本無請字 試粗論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 向曰兩失謂神仙夭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 夫神仙雖不目 五臣本作目不 見然 五臣本作則 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 角 而論之其有必矣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仙事也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銑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翰曰導攝也　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　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服藥不得汗也　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貌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

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翰曰囂然飢憂皃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内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音名　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　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豎而赤耳僅少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裂皆髮植

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燋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令養

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溉灌也　良曰誣輕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　翰曰侵損肆縱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濟曰喜怒過甚則害生

理之易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而本於柔讓也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　翰曰棲居也　銑曰泊然無營欲皃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五臣無之字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善曰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

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　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　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五臣本無共字知也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别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虚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豬同説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蝨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於并齒居晉而黄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黄未詳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薰之使黄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黄則必脆亦能變之使堅也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　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黄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助也

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唯善本從心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烏佳反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向曰淫哇樂聲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五臣本作煑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曰鬻鹽謂練化之鬻令之煑字也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思慮銷五臣作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邃善曰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夫以蕞在外爾之軀

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子産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皃也　良曰蕞爾小皃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黄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易竭之身而内外五臣本作外内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攻於内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其自用甚者濟曰言自用其性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絶善曰素問黄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　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絶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　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世皆知

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向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失於徽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哀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所由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濟曰言中人小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之前

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也 是由五臣本作猶 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有而字 為五臣本有受字 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晳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為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餘文同 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作理 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

天下而人和年豊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遞相證驗以自寬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縱聞養性五臣本作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

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厭而將歇中路則廢者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有而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　翰曰畎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

數十年之後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善曰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麈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向曰嗜好之物具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作自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

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别耳枕音尤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枕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静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静　濟曰躁諠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

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此類謂上所述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　銑曰厚味滋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五臣本作泊獨著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

入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善曰白虎

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翰曰晞乾也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運籙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

生聖明之君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翰曰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相從君臣和也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濟曰委曲相合有如符契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讒故君臣道成矣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

以此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　良曰里社神祠也羣龍見而聖人用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也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故伊尹有莘所巾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彲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號為尚父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彊霸盖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向曰張良漢臣也以游於羣雄向曰羣雄諸侯也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

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
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

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
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烏陵春秋命歷序
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
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闚謀
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
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四賢謂
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
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
閒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

五臣本作欲

將至有開必先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
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
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　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

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銑曰天之將雨必先出雲君臣相感亦如此詩云惟嶽五臣本作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豈惟五臣本作唯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秩五臣本作妖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

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元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漦仕淄切　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宫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乃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説悦之因訪政事説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代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向曰社宫猶社稷也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善曰左氏傳曰初穆

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豭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也豎官號也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歷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歷數謂天道也　良曰謂運數至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銑曰介媒也

昔者聖人受命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例及成王定鼎於五臣本作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

後禮樂陵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甲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　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　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　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王之故亡秦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

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皃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誾誾如也桓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也 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過絕澆浮之端也誾誾和樂皃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

不能維其末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皃維繫也銑曰孟孫二子天下卒至于五臣本作於溺而不可援五臣本有也字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良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冠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

音頽 善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以仲尼之智也而

五臣本有受

屈厄

五臣本無

尼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

廣理於俗也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驅騶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善曰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

曰引黨以封已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　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猶有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五臣本無於字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善曰禮記曾子

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 向曰西河地名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

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作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喬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大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也 銑曰言此二人不違運命之理所為太

過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也濟曰折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運命之理也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失也奪失也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銑曰水流曰川水深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

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五臣本作辭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作其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迕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迕觸也故木秀

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　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　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衆人嫉妬共為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前監五臣本作鑒不遠覆車繼軌而五臣本作然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　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

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衛君之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作誹謗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 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 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子羞恥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銑曰希望也蘧蒢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

之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行見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濟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良曰闚看盛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善曰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馬廣雅

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脈脈摸白然自以為得矣善曰爾雅曰脈脈相視也

銑曰脈脈驕詐兒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如遂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蓋知伍子胥之屬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鏤劒名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

之子常曰是死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貽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蓋讒為不如諂佞以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銑同善注

蓋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　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

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傅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閴其門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

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閴然不喧雜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向曰四馬曰駟也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

五臣本有水字

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霑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

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五臣本作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作災罰懸乎天道

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翰曰言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譬命駕而游五都

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向曰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褰裳而

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

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銑曰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椎直追紒五臣本作髻而守敖

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鬌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椎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此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扱五臣作插衽而登鍾山藍田之

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插也並

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向曰社衣襟也言揷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璵璠美玉名也

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疊生塵散而不止喻疊生而不滅也　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衆多也而為已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六

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令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宮割臏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疎分别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翰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得官位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

所積其禍無不違也銑曰原本也核考也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善曰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　良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算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善曰言合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　濟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　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

琁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善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琁璣渾天儀可轉琁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　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逐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琁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

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也　良曰御理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善曰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濟曰弛廢紊亂也　於是羣雄蜂　五臣本作鋒　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

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過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荊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五計震盪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

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遂掃清宗祊捕盲蒸禋因皇祖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禋祭祀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是哮呼交闞口斬乎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翰曰哮闞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

禍心阻兵怙亂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左氏傳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戮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簒逆阻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善曰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令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其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忠規武節未有**五臣本作見**如此其著者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　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武烈既沒長**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閒神兵電掃 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 向曰謂以少兵犯衆敵也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厎旨定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厎定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鬭戰也 銑曰柔安厎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贊曰

諭以威德也　良曰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皃也賔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賔禮皆名豪　又述曰賔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　哲智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五臣本江無而東蓋多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銑曰言張昭周瑜求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善曰左氏傳曰

吳周之胄裔也令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榮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也　翰曰鉏除也干亂也紀謂綱紀也　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邳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

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五臣本作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善曰吳志曰權薨諡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銑曰篤厚也言其志

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濟曰疇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五臣本作乎塗巷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閭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騖馳於是張昭為師傅

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搆雲臺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 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

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師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胙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黄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之曰以名聲光國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皃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温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

入諷議　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奉使則趙咨沈珩**衡

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嬪魏東向乎珩曰不嬪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嬪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五臣本作機**祥協德**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

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吕怳字林曰機祅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吕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　濟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逺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

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君之過也謀無遺諝思與舉不失策善曰廣雅曰諝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魏氏嘗善本作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氣百倍也　濟曰魏氏曹操也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

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 銑曰鄧塞山名言
浮舟於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衆謂兵聚也
羽楫萬

計龍躍順流 善曰羽楫言疾也羽獵曰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 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言船行速也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

謨臣盈室武將連衡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喟然有吞江滸忽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吴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滸

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
也赤壁江口戰處也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
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
注曰遁逃也　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
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
跡謂收其敗餘之兵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
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
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善同
向注
向曰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
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
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
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
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
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

絶命續以濡須之冠臨川摧鋭善曰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沈溺者數千人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冠敵也摧鋭謂摧其鋒鋭也曹公懼而退走也蓬蘢籠之戰孑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蘢楚辭曰登蓬蘢而下隕兮王逸曰蓬蘢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蘢之山孑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奴六財匱濟曰衄縮也匱之也而吳莞善本作莧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皃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皃示寬

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令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跱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　銑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跱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涘水涯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翰曰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所愁三王之樂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　銑曰宇內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之　良曰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也長棘勁鎩殺望颷必遙而奮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　翰曰棘戟也鎩刀類颷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鬪也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濟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協合

也裔夷狄之國也衍行遐遠圻界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為一閑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明珠瑋寶耀五臣本作煇於內府善曰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良曰瑋美也府庫也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　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蒲萌息於朔野善曰揚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

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𨍏閑閑字略作幢樓也音義曰𨍏兵車名也　翰曰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𨍏兵車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戈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令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

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曰大皇權也涖臨同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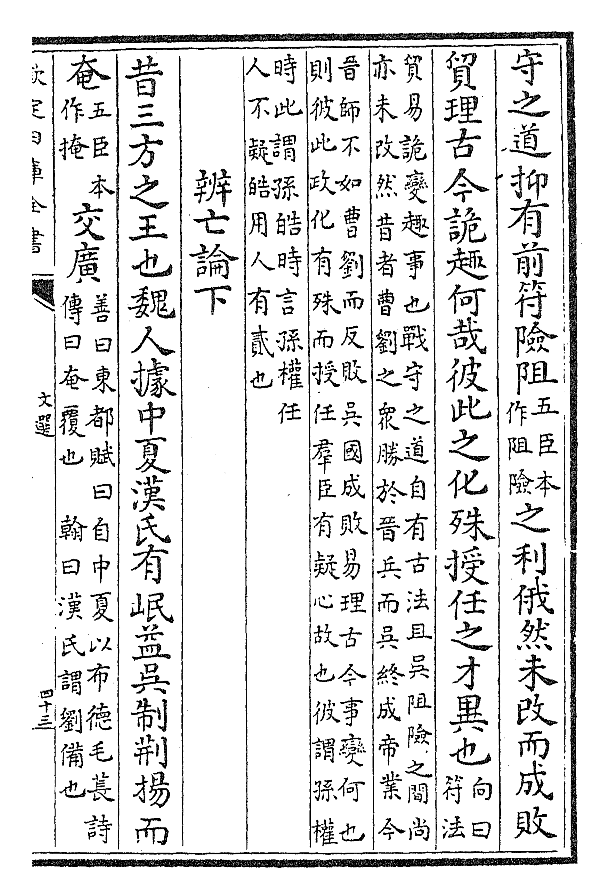
為景帝也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翰曰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曰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之濟曰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

熙興也向曰謇諤正直也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姓也績名也丁奉五臣本有鍾字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騎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樓五臣本作婁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

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宫下鎭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五臣本作良善曰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翰曰謂孫皓謂上所述者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五臣本作患皇家有土崩之釁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良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敗亂也釁憂也曆五臣本作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

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卒散於陣民奔于邑五臣無此二句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銑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善同濟注濟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

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決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翰曰決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銑同善良注戰



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五臣本作阻險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五臣本作掩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　翰曰漢氏謂劉備也

銑曰交廣郡名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五臣本無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劉公因險以五臣本無以字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五臣本無矣　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詟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　濟曰劉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作深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向曰太祖謂孫權也　銑曰懿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　翰曰

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吕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善曰吳志曰吕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别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

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校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舡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向曰誠心恤憂也　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　銑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偪也　翰曰魏大司馬曹休侵吳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是則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　良曰時曹公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卑宮菲食善本有貪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濟曰畢其宮室薄其飲食也菲薄也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開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善本作致命翰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歆入質高張公之

德而省游田之娱向曰張公謂昭也　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銑曰諸葛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嬖也　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者　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善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
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
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

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善曰
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
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
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
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為
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
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
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蹐謂窺壁之時
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蹐緩行也伺謂伺候

也向同善注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皃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濟曰同善注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五臣本作謀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翰曰肆用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壹鹽夫區區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厭安也　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

一統天下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向曰遑暇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苦簟如也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不足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五臣本作粗精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翰曰言雖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向曰言吳地廣兵眾也帶甲謂兵也銑曰練謂習戰事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濟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謂疆界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向曰御理也敦率

遺典勤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五臣本無以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 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迅水

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舳逐艫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反　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翰曰舳艫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蛇鬬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　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

以過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

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天子總羣諠五臣本作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有一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　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　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過絶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鼂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陸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　銑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荊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

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荊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貨猶堅也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令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　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機

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遶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東於身也又以蜀中兵泝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泝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苦衡反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

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亂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跪跡謂俯伏也北竄謂投晉也　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彊半也　銑曰伐國取人曰獻俘謂獻生虜於君也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善曰言少有虞度之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軍於是驚駭也兆始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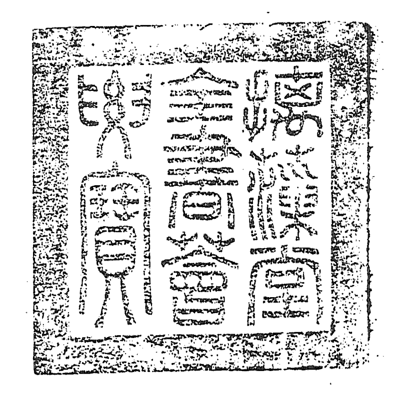
師濟曰晉太康年滅呉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呉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呉滅者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曰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文同　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文也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言

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三而由馬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其所參則惑矣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五臣作捨其

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夫四州之萌五臣作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濟曰四州荊揚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五臣無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五臣作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人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

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虛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文選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三集部

文選卷五十四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敝行而不改也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向曰詳議也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濟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良曰五長即五等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

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磐石之業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翰曰綏安御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理也君即不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孫必與焉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然也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五臣本作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

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　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良曰九服天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

信於是乎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彊暴也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五臣本作民無所寄霸王之志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也　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定也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譬猶衆目營

方則天綱自昶善曰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編故網通矣四體辭難而心膂力與獲乂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　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乂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蓋善本無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悞也夫盛衰隆獘五臣本作敝理

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惟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獘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事明暗不常故世及之制獘五臣本作敝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獘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剥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

侵弱之釁遘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翰曰遘起也三季謂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彊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

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也

昔者成湯親照夏

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善曰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故五等之禮五臣本作體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

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算也　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五臣本作敝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

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晟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及承微五臣本無微字積獘五臣本作積其敝王室遂卑善曰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良曰祚福也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畢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翰

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繼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爲暗昧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 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 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

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封立所致也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闇於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爲痛也

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善曰左氏傳鄭石㚟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曰競彊也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馬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曰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公自美已彊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取天下也　銑曰同善注收用也圖謀也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偪周而取天下

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彊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五臣本獘作敝有而字

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

王善曰班固漢書賛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也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鼂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彊盛長亂起姦此所以危國也鼂錯又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侍也良曰注同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

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壁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寛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

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泰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翰

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臣本作侯　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　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産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橫字也　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在周之衰難

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

桃子賔起王命論曰閒干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頽叔帶子朝　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

七臣一曰蔿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頽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悖逆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傅玄王都賦曰巍巍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鼙鼓也閫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

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是以宣王**五臣本作厲宣**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穨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穨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　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翰曰振起也**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善曰階闥暫擾謂王莽也　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

之內暫亂而四海已沸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善曰階闥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遠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

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銑曰鳩聚也　然上非輿主下皆市人　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奥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濟曰奥深也言非深沉知人之主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闘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　五臣本作殺　之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昏主暴君有時比迹五臣本作跡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用也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

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　向曰君謂諸侯言雖淫昏遞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或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五臣本作氓皆如羣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

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黨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理郡縣
之長為利圖物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於
百姓之財也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企及進取奔競
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向曰企羨
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脩己安民積德
以厚下論語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夫進取之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良曰銳利也是故

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避不若侵之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濟曰憚懼也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　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虚譽之名日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爲之而不止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説文曰嬰繞也　向曰此郡縣長所爲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屋　爲上無苟

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曰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知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患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良

曰一理謂合典則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并序　善曰劉璠梁典曰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

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
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觀管輅
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
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

黒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黒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歴近乎卜祝之間也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歴數之任者卜祝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日者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五臣本無則字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辨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

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夭折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 良曰夭謂年壽不長也閼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

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九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也余甚惑焉者也 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

長並言貧賤富貴壽夭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至於鶡五臣本作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善曰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譊譊女交讙五臣本作喧咋阻格異端斯起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銑曰譊譊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

蕭遠論其本

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　濟良注同嘗試言之曰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翰曰事在冥昧理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夫道生萬物則為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汜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沇浮交錯庶類混成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善曰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翰曰亭毒均養也虔劉殺也皆任自然也墜之淵泉五臣本作深淵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翰曰皆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

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搆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

却行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箭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文公疐徵二其尾宣

尼絕其糧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跲也疐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音以　善曰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崔琦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

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人也訴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

於湘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傅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君山鴻漸鎩殺羽儀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

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鎩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 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鎩殘也言其為帝所放 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俶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埳壈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翟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起喻實德也摧迅翮謂帝不用也 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桓瓛弟璡津並一時秀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

卒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輙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歴山秀士從之璥音境　良曰近世謂齊朝　瓛則闕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覧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闗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顔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向曰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闗西孔子誘進也　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翰曰衡門横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向曰兩賢獻璡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侯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顧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壄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

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塡於川谷也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泯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　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皁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

術馬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推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盩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濟曰 咸得之於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 善本作其斯 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然命體五臣本作體命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五臣本有而後笑或始吉五臣本有而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塗驗而其道密微五臣本作微密寂寥忽慌忽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鶩鋭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

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銑曰忽慌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曰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本作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

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已所能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己也故言而非命五臣本有者字有六蔽焉爾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義則殊也請陳其梗槩古代切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也夫靡顏膩理哆昌者噅許為顣子六頞鳥割形之異也善曰

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嗎蘧蒢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嗎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嗎張口不正也顣頞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　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

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弒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　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聰也菽豆也辨別也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鬭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曰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向同善注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翰曰目上下正

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銑同善注

星虹樞電昭聖徳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諫臣　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驪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

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 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若謂驅貔頻夷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窅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

陽之都化為魚鼈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㝃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往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良曰有侁氏女歷陽為湖人化為魚鼈餘同善注

楚師屠漢卒睢息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五臣本作如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塡也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作亢之哉其蔽三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兎賦曰秋蘭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向曰礫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尹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遺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

或曰明月

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崩也　銑曰纇瑕也璜美玉也故亭伯死五臣本作崔駰死駰於縣長相如五臣本作長卿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

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士莊子曰賔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　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　銑曰詬病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靈

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荊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　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

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矞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銑曰言善惡各從而見也

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鵄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濟曰薰香草蕕臭草也梟惡鳥鸞神鳥也鳳皇之類

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　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

橫去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良曰信心懷惡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爾雅曰上

淫曰蒸下

淫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窫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翰同善注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

善曰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

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荊南　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

遂覆瀍洛傾五都　善曰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

與三皇競其氓　善本作萌

黎五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乂寧

種落繁熾充牣　牣五臣本作仞

神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

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良曰物滿也神州中國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　銑曰賦布也愚智善

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曰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罣誤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生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所習而成也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黄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野之鄙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穆謀於潘崇成弑　善本作殺

逆之禍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良同善注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刼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本無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為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濟注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帝雨乃大至淮南子

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若使**五臣無若使**善惡**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也

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向曰謂宋公啟帝若為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因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銑同善注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若使善本作如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丞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馬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良同善注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馬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婉柔也濟曰河漢之水深廣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嬾惰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嬾窮至也

積善餘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翱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

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

今以善本有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　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

且荊昭德晉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烏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

嘗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也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

于叟種德不逮勔華之高　善同翰注　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勔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

延年殘獷古猛未甚東陵之酷　善曰說文曰獷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　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延年速先

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地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瞑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楚孤豢患衣狐貉鶴襲冰紈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向曰粱米也斗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

綺也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善本作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儛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堈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

於命也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桀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向曰夏大屋也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不充詘五臣本作屈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



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文選卷五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